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六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柔兆攝提格三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諱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爲己子養之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爲皇太子

天聖元年遼太平三年春正月丙寅朔詔改元帝讀詔號泣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變先帝之號也　遼主如納水以耶律藏引爲平章事　庚午遼初使來賀長寧

節　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强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亦衆佛老塞外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日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寖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它用浸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

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
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
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
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於前巵不盈
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
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
諸司庫務徐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詔中書樞
密院同議塞滑州決河　先是茶制惟川峽廣南聽民
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
舒壽光六州官自爲場置使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

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爲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鼎澧鄂岳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劒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

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六榷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輸於西北以至散於塞外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旣多餽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

償之後又請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則其法既弊虛估日高茶日賤入實錢金帛日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

得失以爲邀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引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救之然不能無弊丁亥詔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

估而官收其息如蘄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絶虛估之弊從之　庚子發卒增築京城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初祥符天書既降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眞宗誕節

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爲齋醮京城之內外一夕數處帝卽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糜費甚衆至是或以爲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卽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觀迭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爲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爲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爲千二百餘悉可　遼以丁振爲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蘭陵郡王　遼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之敗於高麗也遼主使人責之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敗績何面目來見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及歸止坐免官至

是念其南伐之功復以爲西南面都招討進封幽王
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詔新
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
宮會靈觀祥源觀淸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役送八作
司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淸衛准此　辛卯始行淮南十
三山場貼射茶法　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章正
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　夏四月己亥以吏部郎
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知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
所貸人畏憚之目爲薛出油其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
臣知擊姦安避此帝謚加重焉　辛丑中書言諸道轉

運使副河北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寮辭見請並許上殿奏事從之初但令兩府大臣附奏太常丞祥符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令一切令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爲言卒得請帝初即位度上書論六事又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戒外戚云

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請也太常禮院與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始罷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請復置諫官御史三五員蓋宋初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

責而御史或領屯局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職務每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淡在山谷間人苦瘴毒推官建安徐的請徙州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廛肆民皆便之　五月甲子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是月遼主清署緬山未幾賜緬山名曰永安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帝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

田直可拘以常制邪特給百萬　乙卯禁毀錢鑄鐵
秋七月戊寅遼以南府宰相耶律哈噶舊作合葛今改爲上京
留守封漆水郡王　壬午詔天下逋欠以即位赦恩也
自是因赦除欠負遂爲例　丙戌遼以皇后生辰爲順
天節初后見褻於睿智太后太后歿後遼主恩禮有加
爲置宮闈司補官屬得出教令元妃妒之彌甚先是遼
主南伐掠漢州小兒趙安仁俘爲奄漸爲內侍省押班
元妃密令伺后短長后宮中動靜元妃無弗知者久之
無所得后善琵琶乃誣后與琵琶工燕文顏李文禍私
遼主不之信又爲國書投遼主帳中遼主得之曰此必

元妃所作也命焚之安仁見讖閉不行而后權方盛懼禍謀亾歸宋事泄后欲誅之元妃營救於遼主曰安仁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及神魂隕越今爲思親而亾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遼主赦之（考異）東都事略以元妃讒言爲實事蓋傳聞之誤今從契丹國志酌書之又李文福事略作有福今亦從國志八月乙巳以太常博士建安曹修古爲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爲左正言延魯常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州將率官屬往負拜之欲上其事延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已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延

疊一紙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飾從之延齡後更
名道輔　甲寅有芝生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退奉表
稱賀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開封鞠詠言陛下新
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
爲天瑞艸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
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爲昏姻
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
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
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

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帝爲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己未欽若至國門庚申入見九月丙寅馮拯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拯五上表乞罷相於是遣使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屛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爲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林特常詣拯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

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遷敘圖以獻眞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時矣同列往往駮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會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　閏月戊戌寇準卒於雷州　馮拯病不能赴河南己亥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　癸卯始命寇準爲衡州司馬準已卒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逾月枯竹盡出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

公祠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封邱趙賀言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壅廢水侵民田卽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其事伐石增隄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戸歲出苗租三十萬先是賀通判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稱爲趙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後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所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　癸丑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人並引對於便殿攷異

同判郎通判避太后父諱改名張湨雲谷雜紀載韭獻上仙後臣寮上言自太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奏章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今山陵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諱欲乞有若以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大夫爲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引官爲承引官普通門爲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倂復如舊無有所避是其證也宋史列傳中往往追改同判爲通判者今皆正之

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監察御史鞠詠嫉王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責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　遼主自秋獵於赤山是月駐遼河十一月辛卯朔遼以皇姪宗範爲歸德軍節度使北府宰相蕭孝穆

爲南京留守封燕王南京留守耶律制心封南院大王兵馬都總管仇正爲燕京轉運使　戊戌詔禁江南諸路師巫邪術先是知洪州夏竦索部中師巫得一千九百餘戸勒令歸農毀其淫祠因奏請朝廷嚴賜條約故降是詔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戸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

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爲額珹臨汝人若谷南劍人也　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埽灑墳墓帝許之　十二月壬戌遼以皇姪宗範爲平章事封三韓郡王　江州陳蘊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聞帝曰頁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爲善者勸矣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丁卯遼以蕭承爲太子太師　辛未詔吏部流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　己卯遼皇子重元爲秦國王重元元妃之少子也

二年遼太平四年春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

知貢舉　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眞宗署曰奉眞
庚辰命王欽若爲禮儀使　遼主如鴨子河二月己未
朔（攷異）遼史本紀失書朔今依朔攷補入　獵達魯河改鴨子河爲混同江
達魯河爲長春河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
能對策者毋輒黜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
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特下詔寬之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磁州張君平言南京陳許
徐宿亳曹單蔡潁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不治
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　丁酉奉
安眞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眞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

撰儒臣侍上講讀漢有開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單父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　癸卯王欽若等上眞宗實錄一百五十卷降詔褒諭　乙巳御崇政殿賜進士安陸宋郊長洲葉清臣吳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眞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攷異）宋史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今從長編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得名禮部奏祁第三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劉筠得清臣所

對策奇之故擢第二以策擢高第自請臣始　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環太常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環洎之孫宰臣王欽若之壻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夏四月知池州李虛己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彊之則為擾辛酉詔三司諭州縣毋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　初帝乳母許氏為宮人所譖出宮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丙寅封臨潁縣君以繼宗為右班殿直尋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　五月丁亥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食宰相率表稱賀　乙未錄繫囚　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

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衆請秋宴但當用樂之半
其諸游幸則心所未忍也　遼南院大王耶律制心卒
制心守上京多惠政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制心
一飲而盡笑而不詰或勸以奉佛制心曰吾不知佛法
惟心無私則近之矣贈政事令追封陳王　壬申罷天
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甲戌遼以蕭迪
里舊作敵烈今改爲南院大王　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事
於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
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期年
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爲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

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乎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甚悉且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之無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錢絹有差　初禁寺觀毋得市田及眞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言爲先帝植福後仍不得爲例由是寺觀稍益市田矣（考異）見聞錄云章獻太后成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

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遼方不足畱盍游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乃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及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蛟畏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稱豈市田據倉貨志

癸丑奉安眞宗御容於玉淸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朔宴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技帝未始屬目終宴猶有戚容將詔下成都府召優人許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紘亦言陛下卽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紘昌齡從子也

詔舉官已遷改而貪污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遼以駙馬蕭都哩（舊作匹敵今改）為殿前都點檢　已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屯田郎中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還幸繼照堂宴從臣　甲申太白入太微垣

九月辛卯祠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　庚子皇太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舊之門庶免它日或撓聖政也　冬十月辛巳詔自今詔

書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部靑州燕肅言舊制集書吏分錄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鏤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誤則誤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遂著於令（考異）李燾曰王子融云寇萊公嘗議摹印敕書以頒四方眾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敕書字誤王沂公始用寇議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子融稱議初出於萊公不知何據今但從正史實錄稍增益之

丙辰奉安眞宗御容於洪福院　是月遼主駐遼河　十一月乙未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丙申饗太廟丁酉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賜百官諸軍加等　乙巳立皇后郭氏時張

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辛亥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並加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爲式（攷異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夷簡懇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案咸平初孫何建議已嘗釐革而敏求初不之及蓋咸平釐革之後未幾宰執仍有以大禮進官者至是始因夷簡之請而著爲式耳）　十二月丙寅權判都省馬亮言天下僧以數千萬計閑或爲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仍令自今毋得收曾犯眞刑及文身者係籍詔可　是冬遼大閱聲言獵幽州二府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遼人

修好求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觀試朝廷耳豈可自
生疑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
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果無事考異長編云雄州偵兵報有兵入鈔邊界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剿兩界也然遼史不載此事疑宋人自相恐喝耳涑水紀聞謂契丹備塞內牧馬王欽若請與之尤為謬舛
遼主嘗微服出獵有耶律罕班舊作韓八今改者游京師寓行宮側惟敝衣匹馬而已遼主見而問之
罕班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覓官耳遼主與語知
其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遼主召罕班
馳驛審錄舉朝皆驚罕班量情處理人無冤者遼主嘉
之又令籍羣牧馬闕其二同事者欲尋不已罕班略不

加詰卽先馳奏遼主謚信任焉[攷異遼史聖宗紀不載早班興宗紀始書以早班爲北院大王至其本傳所載聖宗信任諸事不具年月今附見於此]是歲遼放進士李炯等四十七人

三年[遼太平五年]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子遼遣宣徽南院使蕭從順等來賀長寧節見於崇政殿皇太后垂簾置酒殿中以宴之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請見且言南使至北者皆見太后而北使來獨不得見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得見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從順問曾曰南朝每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

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常奉使惟
其人不以官也從順默然既而從順稱疾西館不以時
發帝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於道樞密使曹利用
請一切罷之乃引去　二月戊午遼禁其境內服用明
金及金線綺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　乙丑權御史中
丞薛奎罷為集賢院學士知幷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
既而秦州闕守帝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
秦州秦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儉約教民水耕議
商算歲中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寢民隱
田數千頃復得芻粟十餘萬　是月遼主如魚兒濼

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爲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

壬辰遼以左丞相張儉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殿前都點檢蕭都哩爲契丹行宮都部署是月遼主如長春河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無一陂

夏四月壬子朔詔卹刑獄　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爗知河南府爗世家河南衣冠舊族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爗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爗無以對因僞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庚寅錄繫囚　癸巳幸御

莊觀刈麥閭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遼主清暑永
安山以蕭從順爲太子太師吳叔達翰林學士道士馮
若谷加太子中允命張儉移鎭大同　六月癸酉環原
州屬羌叛寇邊環慶都監趙士隆等死之遣使者安撫
陝西　秋七月戊子詔諸路轉運使察舉知州同判不
任事者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急
於進取喜任數術世目爲姦邪嘗上疏乞與修眞宗實
錄不報旣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中人張懷德
爲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遼主
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亥知嵐州薛田言本州解發

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帝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　戊午夔州路提點刑獄盛京言忠州鹽井歲增課奉節巫山縣管田戶逃絶里胥代納戶稅萬州戶納穀稅錢皆爲民害詔悉除之京度之從兄也　初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等再加詳定　九月庚辰朔始遣使賀遼后正旦　遼主駐南京己亥遼始遣使來賀宋太后正旦

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　辛酉以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晏殊爲樞密副使　庚午以宰臣王欽若爲譯經使譯經使以宰相明釋學者兼領之宋初翻譯經論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爲使議者非之　十一月己卯朔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葢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肎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虧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壟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之於是茶法復壞　庚

子遵主幸內果園宴京民衆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爲太子校書郎韓欒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考異徐氏後編以內果園試士爲九月事今從遼史本紀作十一月

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奉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建隆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此比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瘿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性傾巧敢爲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滋不悅同列稍

侵之欽若忸怩以歿後有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　遼北院樞密使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有疾遼主欲臨視之哈綽謝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遼主乃止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哈綽握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愼勿舉勝已者朴聞而鄙之乙丑卒十二月戊辰遼以蕭朴爲北院樞密使（攷異）遼史本紀作北府宰相蕭普古爲北院樞密使列傳作蕭朴案普古合聲即爲朴遼於一人姓名字系多前後分載今定從傳作蕭朴封蘭陵郡王　先是朝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

章事李沆下循舊制也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議者浚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張士遜慰曉之庚申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殊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於河陽爲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殿前副指揮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鞾登階王曾領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

失送宣徽院問狀翼日曾入對請傳詔釋罪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曹州司戶參軍謂以家寓洛陽常爲書自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於西京留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伺燁會衆寮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之感惻故有是命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帝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

乙丑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張旻依前充樞

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晏家晏事之甚謹后深德之故復掌樞府尋改名者　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遼主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遼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遼主亦微行觀之（攷異）徐氏後編繫南京酺飲於九月今從遼史作十二月丁丑遼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

四年（遼太平六年）春正月癸未遼使蕭迪里等入見遼又遣人持酒果與迪里等帝問宰相王曾曰送酒果者三十餘人已至鄭州聽其來否曾曰宜止其來而以舟兵代之轉酒果付迪里可也帝曰善　知益州薛田言兩川犯罪人配隸它州雖老疾得釋者悉留不遣自今請無

拘停帝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　庚辰遼主如鴛鴦濼

二月己酉遼以同知樞密院黃翩爲兵馬都部署引軍城混同江疏水河之間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遼主命俟農隙築之東京留守耶律巴格（舊作八哥今改）奏黃翩領兵入女眞界徇地俘獲不可勝計得降者二百七十戶遼主獎諭之（攷異遼史屬國表不載黃翩入女眞徇地之役蓋闕書也翩以二月己酉受命帥師其俘獲而歸不得其日今從本紀連書之）　庚戌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從之帝因曰道書多言飛鍊金石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　壬戌遣官祀九宮貴神帝謂輔

臣曰祀日適與眞宗大忌同其施樂邪王曾曰但設而不作耳又問古今樂之異同曾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亾者莫不由此帝曰朕於聲技未嘗留意內外宴游皆勉彊爾　己巳遼以南京水潦使賑之庚午命党項別部塌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　三月庚寅遼以大同軍節度使張儉入為南院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遼主方眷倚儉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遼主怒出叔達為康州刺史
御史臺自薛奎後中丞闕人不補侍御史知雜事韓億

獨掌臺務者逾年壬午始命權知開封府汝陰王臻權御史中丞臻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任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攷無過者爲之又言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竝從之　是月準布（舊作阻卜今改）侵遼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紀錄三次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七 起柔兆攝提格四月盡屠維大荒落七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天聖四年遼太平六年夏四月安德節度推官李佑唐莊宗曾孫也上書求優官以酒埽陵廟因改授西京留守推官帝謂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有天下變用伶官以及禍可歎也王曾曰陛下日聽政事又以前代治亂爲龜鑑天下之福也　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嘗因乾元節

獻繡佛帝謂輔臣曰及倭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爲此辛亥令郎吏還之　丙寅遼主如永安山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　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至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官吏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卹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

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死囚充滿獄犴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壬午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駮

戊子錄囚　辛卯遼以東京統軍使蕭慥古爲契丹行宮都部署癸卯遼命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　閏月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辛亥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　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

宋綬等講唐書帝曰朕覽舊史毎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句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誡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寮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二卷上之 六月丁亥建劒邵武等州軍大水賑之 庚寅大雨震電京師平地水數尺辛卯避正殿減常膳 癸巳以西上閤門使曹儀洛苑副使內侍押班江德明提舉修葺在京營房庫務內

殿崇班麥守忠相度疏導積水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遑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之皆媿服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譌言不足慮已而果然　初汴水大漲衆洶洶憂京城乃用樞密院奏敕八作司決陳留隄及城西賈陂岡地泄之於護龍河水既落命開封府界提點張君平調夫復治其隄防秋七月丙午賜役夫緡錢詔官物漂失主典免償流徙者所在撫存之　戊申御

長春殿復常膳　罷永興軍秦坊等州新醋務　遼主獵於黑嶺　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獻正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者以此為言帝謂輔臣曰朕意正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錦綺纂組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費可為絹數匹陛下崇儉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帝謂輔臣曰比以天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先是

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谿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議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亾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案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去猶爲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湖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

歸者二千六百餘戶民爲綸立生祠令儀及綸各遷官攷異案長編載張綸兼權知秦州乃五年八月辛卯綸及胡令儀遷官乃六年七月甲子朔今并書之仍別出

遼蕭惠之討甘州回鶻也徵兵諸路獨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部長特喇舊作直剌今改後期立斬以徇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特喇之子聚兵來襲準布部有烏拜舊作烏八今改者密以告惠惠未之信會西準布諸部皆叛都監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國舅帳太保阿卜魯舊作曷不呂今改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於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城西南爲其所敗尼嚕古阿卜魯俱死之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陳準布諸部出不意攻遼營遼人請乘勢奮擊惠曰我軍疲敝未可用也烏

拜請以夜斫諸部之營惠又不許及諸部兵退惠乃設伏以邀擊之前鋒始交諸部撤去遼主遣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耶律洪古林牙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將兵討之洪古華格之弟也遼主嘗刺臂血與洪古盟爲友禮遇尤異及討準布有功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　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五分　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

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帝然之　是月遼主駐遼河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丙子哈斯罕（舊作曷蘇館今改）諸部長朝於遼末幾哈斯罕部乞建旗鼓遼主從之　淮南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眞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舟歲多壞而監眞州排岸潯陽陶鑑監楚州稅元城王乙並謂置水閘堰旁以時啟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餘萬乃詔發運司它可爲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

並優遷〔攷異〕案王安石誌王乙墓云乙言楚州可去堰爲閘歲省率二十一萬七千工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不同未知誰是長編又言鑑孫愷嘗爲成都府轉運副使有文字記此甚詳先是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安邱楊安國爲國子監直講於是幷召安國父兗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帝令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欲留爲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爲國子監丞遣還　遼蕭惠爲招討使累年屢遭侵掠士馬疲困十一月有小校訴其三罪遼主命案之旋降惠爲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丁丑恤畿內饑　辛巳遼主詔北面諸部廉察州縣之

官不治者罷之又詔大小職官有貪暴殘民者並罷終身不錄其不能廉直雖處重任亦代之淸勤者雖卑位亦當薦拔　遼自蕭晗緯舊作合卓今改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尚吏才好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風俗日衰遼主下詔曰朕以國家以南北二院分治契丹漢人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等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貴戚各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並令所在官吏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　丁亥

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因再拜稱賀帝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五年遼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　己未樞密副使晏殊罷殊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會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遂出知宣州之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戊辰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癸酉命呂夷

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爲提舉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初內出劄子以先朝正史久而未修慮年祀浸遠事或淪墜宜令王曾修纂之故事宰臣自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別降敕焉　丙子詔賑京東流民　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爲殿後彌封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先朝舊制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二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幷出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堯臣虞城人也　夏四月癸酉試

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毋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辛巳遼杜防蕭蘊等來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爲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北朝坐殿上位高今北朝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眞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詔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啟其大固爭不可乃止　乙未遼主獵於黑嶺　帝嘗謂輔臣曰世無良醫故夭橫者衆張知白對曰古方書雖存率多

外繆又天下學醫者不得盡見乃命醫官院校定醫書
至是詔國子監摹印頒行幷詔翰林學士宋綬撰病源
序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習文藝者聽奏文資
丙午閱諸班騎射　辛亥錄繫囚　癸亥楚王元佐薨
追封齊王諡恭憲後改封潞王　是月遼主淸暑永安
山西南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銀請置冶從之復遣使
循遼河北求產金銀之所由是興冶采鍊人賴其利
六月甲戌以京畿旱禱雨於玉淸昭應宮開寶寺　丙
子詔決畿內繫囚　丁丑雨　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
者先是太后大出金帛重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

之宰臣張知白因言案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眞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帝納其言

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　遼禁諸屯田不得擅貨官粟　癸巳遼復使蕭惠討準布　秋七月己亥朔賑泰州水災　遼主諭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乙巳遼詔輦路所經旁三十步內不得耕種者不在所訟之限　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詔察京東被災縣吏不職者以聞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

太白晝見詔日官同攷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不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禁中以翡翠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爲重傷物命且眞宗嘗禁采狨毛故事未遠安能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八月壬申修古出知歙州攷異修古以臺官出典州必坐論諫不合本傳亦甚略今從長編入數事九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　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各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陝西轉運司言

同華等州旱虸蚄蟲食苗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國史院編修官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攘塞時變固宜改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

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卽佞倖上下皆蔽其事不虛簽兩漢日蝕水旱有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耶必若使之空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姦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事而宰相方攷資進吏無所建白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蠱意塞至戒古者歲不登則廚膳炎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塈璺願陛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

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叟進直道誠動乎上

惠洽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絳濤之子也　遼主駐遼

河冬十月丁卯朔詔諸帳院庶孽並從其母論貴賤遼

主留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樞密

使蕭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時議多取決之

辛未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知禮院王皥上所撰禮

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

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皥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

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皥

曾弟也　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曆史官吳兢於實錄

正史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
太祖太宗眞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
入正史者別爲一書與正史竝行從之　甲午同皇太
后幸御書院觀太宗眞宗御書　壬辰醫官院上所鑄
兪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　丙申滑
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休帝與太后特御承明殿召輔
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
等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僚勞效以聞作靈順廟於新
隄之側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
近天臺山麓故也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九載乃復塞

修河部署彭睿權三司使河南范雍知滑州寇瑊並加秩凡督役者第遷官民經率配免秋稅十之三　乙未遼皇姪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噶舊作查葛今改保寧軍節度使長沙郡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舊作遂哥今改奏言各將之官乞選伴讀書史遼主從之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內侍盧道隆又上所創記里鼓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甲辰百官集尚書省受薦饗景靈宮誓乙巳受饗太廟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帝謂輔臣曰百官三日受誓禮當然邪王曾等曰宮廟告饗皆緣郊祀之

事止當一受誓爾今循先朝舊制請俟它日釐正之

辛亥朝饗景靈宮壬子饗太廟大禮使王曾言皇帝執玉被袞酌獻七室而每室奏樂章恐陟降爲勞請節宮架之奏帝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癸丑祀天地於圜丘賀皇太后於會慶殿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

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　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爲親屬奏官者毋赦　左正言孔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時道輔使遼猶未還遼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道輔還坐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

不之禁北胡之過也（攷異長編載孔道輔還言於宋帝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其勢甚蹙考遼史是時遼未嘗見敗於黑水今不取）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爲丁謂將復還殿中侍御史臨河陳琰上疏曰丁謂因緣憸佞竊據公台今禮柴展禮必潛輸瓌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荒覬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主藩李無牽復請更不原赦帝然之

六年（遼太平八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

詔自今南郊軍賞有闕其三司官吏並劾罪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它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約予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

勇營轉運使孫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誘之亂也寧啻不予 戊午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運使副使仍令轉運司條所省事件以聞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爲煩擾無益於事故也 庚申党項侵邊界邊帥擊破之 甲子遼詔州縣長吏勸農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辛未同知禮院王皞言諡者行之表也近日臣寮薨卒雖官品合該擬諡其子弟自知父祖別無善狀慮定諡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諡積

以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爲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身歿之後是非較然用爲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寮薨謝不必候本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矣從之　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愼名器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嘉言禹偁子也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遜師發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

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嘆其誠孝　戊子遼燕京留守蕭孝穆請於拒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以巡察遼主從之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戊申太后幸劉美第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往（攷異）宋祁作劉隨墓誌銘云太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今從長編　壬子以張士遜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既卒帝謀代之者宰相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帝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

懿之德請先川之太后嘉其能讓　癸丑以姜遵爲樞密副使遵長於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號爲蒼擦子太后遣內侍於永興軍營浮屠遵希太后旨恐毀漢唐碑碣以代甎甓躬自督治既成乃得召用

己未以范雍爲樞密副使班姜遵上　是月遼主駐長春河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爲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事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丁丑貸河北流民復業者種食復是年租賦　癸未命龍圖閣待制燕肅直史館康孝基同議蠲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凡中都歲用

百貨三司視庫務所積豐約下其數諸路諸路度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於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故方上所須輕者反重賤者反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蕭等既受命建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二年者請勿復科買詔從之

庚寅以星變齋居不視事五日降畿內囚死罪流以下釋之罷諸土木工賑河北流民過京師者時命僧道禬禳於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於閒何以示中外右司諫劉隨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定王之外封策未行

望擇賢者用爲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應祖宗意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五事又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　五月乙未朔交阯寇邕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谿峒丁壯捕之時文思使焦守節知邕州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李公蘊拜章謝罪　遼主淸暑永安山　庚戌詔溫鼎廣等州歲貢柑不得以貢餘爲名餉遺近臣始王曾言於帝請斷貢餘帝曰貢且勞矣況其餘乎亟命罷之　樞密副使姜遵言咸陽民元守亮歲貢梨朝廷給賜常倍其直守亮恃此夸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其獻帝曰朕不知守

亮敢恃此以横也辛亥詔罷之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穀稅錢　周虢州防禦使柴貴世宗弟也其孫肅自陳求官帝問王曾曰肅果柴氏之後乎曾對曰得貴告身驗之信然帝曰世宗開拓土宇爲吾國家也後裔其可忘哉命爲三班奉職　秋七月遼以南院大王耶律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爲上京留守戊戌遼主獵於平地松林乙未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沿爲河北轉運副使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地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彊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厢軍以其冗者隸作

屯田行之數年當漸銷減而彊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
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律以絹直代
之律坐髠鈦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
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
至是是以䌓文罔之而置於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
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髠鈦此所
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壬子江寧府揚眞潤州
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卹　八月乙丑詔免
河北水災州軍秋稅初帝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
視水災如聞有龍堰於海口故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

祭王曾曰邉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恐非能可堰空寬民賦以荅天災故有是詔　甲戌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綸知秦州綸天禧末為發運副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在江淮逾六年為民興利除害甚眾性喜施與濟孝多凍餒道死者綸見之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　戊寅翰林學士

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劉筠知廬州筠三入翰林意望兩府及爲承旨頗不懌嘗移疾不出或戲筠曰服清涼散必愈盍兩府乃得用清涼繖也筠前嘗知廬州愛其土遂築室城中架閣藏前後所賜書帝爲飛白書曰眞宗聖文祕奉之閣及再至卽營冢墓作棺自爲銘刻之後二歲竟卒於書閣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淸議頗少之　丙戌錄唐張九齡後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荅來獻帝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宜旌其後卽授國子四門助

敎　九月己亥詔京朝官任內五人同罪奏舉者減一任　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　丙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爲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並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天禧初大雅提點淮南刑獄案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舟覆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王欽若亦不喜之時議欲矯文弊故並進用大雅初名侃避真宗舊諱改焉　壬子遼主如中京北德呼勒部舊作北敵烈今改節度使耶律延壽請視諸部賜旗鼓從之　是月準布

諸部長多降於遼　冬十月甲申除瀛州民逋官莊錢
十二萬八千緡初王氏據瀛州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
莊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耕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
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屯田員外
郎辛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
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爲傷民不可詔復
爲貧弱者寬期至是知州章頻復以爲言詔悉除之
遼魏王耶律色軫（舊作斜軫今改）之孫婦指斥乘輿其夫爲之
容隱事覺遼坐弃籍其家　遼主諭燕城將士若有敵
至總管備城之東南統軍使守西北馬步軍備野戰統

軍副使繕壁壘課士卒各練其事　十一月丙申遼太子宗眞納妃蕭氏駙馬都尉克迪舊作匹敵今改之女也　遼以耶律求翰爲北院大王　癸卯翰林學士宋綬等上所撰天聖鹵簿記十卷初南郊綬攝太僕卿陪玉輅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使綬集官撰記帝歎其詳備

十二月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諡曰和靖先生仍賻其家逋臨終賦詩有茂陵它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帝嗟悼之初逋嘗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葬之　遼主詔兩國舅及南北

王府乃國之貴族賤庶不得任本部官　是歲遼放進士張宥等五十七人

七年遼太平九年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侍中判鄧州初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雖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其然或紿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

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根之會從子洷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洷不法事奏上崇勳請往案之遂罷利用樞密而窮治洷罪洷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丙辰貶利用為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是月遼主至自中京

二月庚申朔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宗道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宗道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為小謹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考異）王子融作王曾言行錄及百一篇毀短宗道殊甚然

它書莫不稱宗道剛簡可畏恐子融所云或出私意今不取　甲子詔文臣歷邊任有材勇武臣之子有節義者與換官三路任使　丙寅張士遜罷士遜以曹利用薦得宰相利用長樞密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爲和鼓及曹汭獄起羅崇勳因譖利用帝以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以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太后不相夷

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李相夷簡　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奎入謝帝諭奎曰先帝常以卿爲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癸酉貶曹利用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利用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兩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絶以暴卒聞〔考異〕利用之死據長編在利聞二月辛卯今幷見於此

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恩緣以進者

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爲柔屈死非其罪人多冤之　乙酉以河水災委轉運使察官吏不任職者易之　癸巳募民入粟以賑河北水災　閏月戊申禁京城𠠇造寺觀時都人厭土木之勞及詔下咸喜

壬子詔曰朕聞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

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邱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建言於眞宗請設四科以取士夏竦旣執政建請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帝從之要采度前議而降是詔　癸酉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爲之其登聞檢院匭函改爲檢匭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匭令晝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爲進者並許指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

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帝讀唐史見匭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帝從其議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

三月乙丑詔吏受賕自今毋用蔭時三司吏毋士安坐受賕法應徒而用祖蔭以贖論特決杖勒停而降是詔

辛巳詔以遼饑民流過界河令所過給米分送唐鄧等州以閒田處之　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在外者實封以聞時羣牧判官夏縣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駮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

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太后閤隸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覈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吏拜曰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

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彊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

又安可數更其法也泰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案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閼之爲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奎臨濮人全義七世孫也　丙戌遣官祈晴帝因謂輔臣曰昨令覡四郊而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氣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

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辛卯南平王李公蘊卒攷異公蘊之卒長編繫於天聖六年六月今從宋史仁宗紀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爲交趾郡王　五月乙未詔禮部貢舉　庚午上封者言近邊內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邊事武略安肯留意欲望自今選有武勇謀略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於河北河東陝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充知州得替日具本處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奏聞或朝廷要人驅使詢之於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則是先試之以近邊之事後委之以臨邊之任或爲州郡之防或爲偏裨之將不乏人矣樞密院請令武

臣閤門祗候以上知州軍代還日分件言事　遼主清暑永安山　六月戊子朔（案遼史本紀失書朔今依朔攷補入）遼以長沙郡王色嘉努爲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爲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噶爲保定軍節度使進封潞王　壬辰置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案巡位諸州同判上別給印分巡即用之仍詔磨勘及一年者遷一官議者以爲自罷諸路提點刑獄而益梓廣南止一轉運使不能周知民事故也　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翼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

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廟齋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賞罰弗中之所召也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肆赦天下以爲禳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

後陰氣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泄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庶幾可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咸謂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及作斯宮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今爲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

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
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舜欽時年二十一易
簡之孫耆之子也　甲寅王曾罷始太后受册將御天
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
昭應宮災累表待罪乃出知青州　以玉清昭應宮災
知宮李知損編管陳州御史臺鞫火起得知損嘗與其
徒茹葷聚歡宮中故也初太后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
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

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察御史張錫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旣衆帝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秋七月己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

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并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張耆夏竦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